

綦江发现

从川渝石桅子图腾看綦江僚人遗俗的真伪(卅一)

汉代先民相信,他们身后的“家”一定会带来生前未享受到的幸福,所以才不惜一切代价造墓不止。而东汉至稍晚时期的川黔地区,在中原移民的带动下,沿袭西汉中原地区的崖墓葬俗,结合西南山多、岩高的地理环境和地质结构,凿岩为穴,置棺以葬,给今人留下了崖墓这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。今在本系列考证第二十九、三十两期对三角镇乐兴村黄腊丙组崖墓组图分析的基础上,继续深入细节,展开图画与历史的对话。



文化服务志愿者在观察崖墓壁的两人一马线刻画细节。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摄



文化服务志愿者在寻找崖墓刻画。通讯员 廖代银 摄

环首刀辨身份

继续观察该孔崖墓的右幅刻画细节,骏马前的高大人物,佩戴的竿状器具长达30厘米,后端还有圆环,与汉代常见的兵器环首刀高度相似。

环首刀又称汉刀、环头刀,是一种以手持为主的短兵器,特点是单面开锋,厚脊薄刃,直脊直刃,刀柄首呈圆环形,是当时世界上非常先进、杀伤力极强的近身冷兵器。

东汉末年,环首刀在军队中的使用数量超过了长剑,成为军队的常设装备,还流传到朝鲜、日本、匈奴、大月氏、安南等国,成为日本刀的祖型。其形制发展至唐代依然不衰,是中国古代兵器的典范。据《大众考古》2018年第5期刊发的《四川金堂十里村崖墓群》一文介绍,该墓群出土的铁器主要为环首刀、锄等。

另据中国历史研究院官网2021年4月7日刊发、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肖波撰写的《什么是岩画研究》一文介绍,广西左江花山岩画中存在典型的环首刀图案。经与该崖墓线刻画比对,二者均为横斜挂于腰间的佩刀方式。

环首刀还因《汉书·李广传》的记载而声名更盛:武帝派使节出使匈奴,刚见到汉

降李陵时,使节因不敢直接交流,便以手抚摸刀环,以目示意。因刀环的“环”与归还的“还”同音,以此暗示李陵应当回归汉廷的用意也得以传递。

综合判断,该佩饰为环首刀,确认无疑。由此可见,墓主或其家族的身份,大概率与战争征伐相关。

骑乘图证源流

这样的人与动物骑乘组合图,在川渝地区汉墓画像中屡见不鲜,例如:贵州省博物馆馆长、研究馆员李飞发表于202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《贵博论丛》(第一辑)的《崖上阴宅:习水崖墓调查记》一文配图显示:距綦江界约20公里的三岔河镇,习水河畔的红湾崖墓门洞外壁有一幅骑乘图,绘有骏马前跃之态。

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罗二虎教授发表于《考古学报》2005年刊的《长宁七个洞崖

墓群汉画像研究》一文所配手绘图则更为丰富生动:

M2墓的画像中,马背上立有一人,身着长袍,手持缰绳,马尾扬起向后平伸,尾毛散开,打破画面的宁静。画像旁有“熹平十年(181年)十月二日易”的题记。

M5墓存有六幅骑乘图。其一在门洞上方,马身素面无纹,拴于带篷顶的柱上,骑马人持鞭握轡,马后有一位肩扛长柄榔槌的随从,可见描绘的是出行准备阶段。

其二在门洞右壁中部,马头高昂,马耳直立,从马胸起横刻一线直连马尾,马尾后翘如帚,骑马人戴冠持轡,身后有五人,前两位边走边舞,其后两位轮番单手向上抛接三物,一物为丸状,一物为短剑状,最后一位做倒立动作,尽显行进中的欢快氛围。其三在门洞右壁下部,马身饰满线条纹理,骑马人腰挂带柄长刀。

M7墓的骑乘图位于左侧崖棺,为浅浮雕画像,骑马人戴冠着袍,持轡前行,马前

有一戴“胜”的凤鸟引路,朝左侧楼阙方向行进。

《四川文物》1990年第6期刊发、赵殿增与袁曙光合著的《“天门”考——兼论四川汉画像砖(石)的组合与主题》一文,附有简阳鬼头山崖墓石棺左侧面的拓片配图:一头生双角的动物疑似鹿,奋蹄疾奔,骑鹿人双手高举,头戴向后弯成长弓状的羽冠,画面尽显欢呼雀跃的画风。值得注意的是,羽冠尾梢刻有二字题记“仙人骑”。

升仙图释真意

简阳鬼头山崖墓石棺“仙人骑”图案旁,绘有两人对坐、聚精会神博弈的场景,二人皆头戴与骑鹿人同款的羽冠,其中一人背生羽翅,应是神仙形象,旁有榜题“仙人博”。赵殿增、袁曙光在文中认为,这是匠人刻写时将“仙”误作“先”,正确的应为“仙人骑”“仙人博”。

笔者将赵殿增、袁曙光文中的拓片配图,与另一来源的更清晰拓片及实体照片比对后发现,赵、袁二人文中的拓片配图为实境的镜面图像,即左右相反,若按此解读组画,内容或有失真。其正确的画面顺序应为:“仙人博”图在前,“仙人骑”图在后。

两幅“先人”图下方,刻有一条卧龙,四足呈鹰爪状,尽量力量与威严,龙头上有一方形象符,龙腹处有一模糊难辨的竖刻榜题,龙前有一尾游鱼。

“先人”图后,依次刻有无人车马图、榜题“日月”的男女二神图,以及“日月”神下方榜题“柱铢”的摇钱树。站在月神右翼的,是榜题“白雉”的细身长尾鸟图案,“白雉”图案下方为榜题“离利”、似牛非牛的猛兽图案。

仔细观察可见,“仙人博”中的另一人及“仙人骑”中的人物均无羽翅,可见其身份与背生羽翅者不同,背生羽翅者已成功升仙,无羽翅者应是尚未进入仙界的墓主。

“先人”本指先祖,亦指已故的父亲。文化服务志愿者认为,这组图案反映的是墓主的升仙流程:墓主需先与仙人对弈,通过这场“考核”后,再骑鹿前往仙界;马车上空无一人,说明墓主已化为灵魂,升仙指日可待。图案中的龙、鱼皆是沟通天地的使者,象征墓主德行配位,神灵皆来助其引魂升天。日月二神同框出现,代表仙界的认可,接纳墓主修炼成仙。

《山海经·西次四经》记载“孟山……其鸟多白雉”,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一七引《春秋感精符》载“王者德流四表,则白雉见”,可见白雉是象征祥瑞的神鸟。《广雅·释天》有言“山神谓之离”,《说文》记载“离,山神兽也”。摇钱树、白雉与离的图案同现,印证墓主已身处富足、快乐、永生的仙界。

上文提及的长宁七个洞崖墓群M7骑乘图,朝代表天门的阙楼行进,体现的亦是升仙思想;其中M5的六幅骑乘组图,与简阳鬼头山崖墓石棺的图案相仿,同样展现了升仙的过程。

综合上述文物实例的分析可知,三角镇乐兴村黄腊丙组崖墓中洞外右壁的人马组合图,绘有人马向洞口徐徐走去画面,象征着走向新生的世界,而后又走向左壁的“仙人好居”,体现的同样是升仙的过程。只不过,綦江地区汉晋时期先民的艺术修养与创作水平,相较于农耕更为发达的简阳、长江边的长宁等地,存在一定差距,画作的美感稍显逊色。

(未完待续)
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

共创全国文明城区 共建美好和谐綦江